



想当年,陆游看到麦陇鱼塘一派丰收景象,写下了“老夫亦与同人乐,醉倒何妨卧道傍”。作者黄岚发帖说,秋天有彩色的栎树,还将有金黄的银杏、红色的枫,拥有平和的心境,一定能等来明春的重回。

欢迎继续投送美文、随想至“小时新闻·写点生活”,扫描左下角二维码,关注下期主题。

越来越好

■ 胡志浓

前些天车子送去检修,单位离家路远,下班后便准备打车回去。

如今打车极便利,手机上下单,不一会儿就有司机接单,只在单位园区门口候了片刻,便等到接单师傅的白色小轿车。

车子在我身旁停下,为免上错车,我还是透过车窗,和司机师傅进行确认。

师傅穿着白色挺刮短袖衬衣,利落短发,虽戴着口罩,看不清长相,却莫名使人觉着颇有一些气质与风度。

我坐到后排,告诉师傅目的地。

师傅问我想走哪一条路,要是能给他指路就更好。这倒使我有些诧异。印象中,司机对道路都是极熟的,乘客只需要报路名即可,他自了然于心。我笑着对师傅说,我是个路痴,又坐在后排,天一黑更分不清东南西北。

师傅见我路线没有特别的要求,就按导航提示的路线开去。

一路上无话,颇有些冷场的尴尬。我想打破这样的气氛,对那师傅讲,我是个路盲,上下班只认得一条道,换一条路开,都有可能迷路,还有过用导航指路也开错的经历。方向感又极差,单位办公楼乘了十年的电梯,到了地下车库,还常常分不清,走到反方向。

师傅被我逗乐了,笑着说他的方向感比我要好一些,但也不算太强,也是近几个月,整天在路上转,才有所好转。

这样说来,师傅也是新手,于是我就问他之前做的什么工作。话问出口,那师傅好一阵没反应。

我正疑心自己问错了话,司机师傅倒像是突然回过神来,答道:“我原来开着一家工厂。”

这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,一时错愕,不知该如何回应才好。

“这几年生意不好做,一直勉强维持。只能先遣散工人,再等待时机了。”他叹了口气。

我不知该如何安慰他才是,语言上的劝慰,相对于这样的落差总不免显得空洞贫乏。那师傅却又兀自接着说:“不怕你笑话,我第一天开网约车的时候,接上的第一个乘客,对方称呼我‘师傅’,我还着实愣了好一会儿,说不出的滋味。”

那师傅说着倒又笑了,那笑声里也不见无奈与苦闷,却倒有一股自嘲的幽默。看得出来,他的情绪已经平复。

“师傅,你很有勇气。”我由衷地夸赞道。

“你是指我放下身段做网约车司机吗?”他笑着问,笑声里透着爽朗与豁达,“人总要面对现实,生活还得继续,在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,先脚踏实地,渡过眼前的难关。”

我点头。“师傅(虽然我此刻并不想这样称呼他),很多人在困难面前会选择颓废,怨天尤人,甚至一蹶不振。你能有面对现实的勇气,这很了不起!”

“了不起说不上,但也确实不容易。开始的时候特别担心遇见熟人,面子上下不来,不过现在已经放下这个思想包袱啦,想明白了也没什么,靠自己的劳动换取报酬,也不丢人。”

我心里确实对他升起了一股敬意,“哪能呢,您一定是一位有担当的好丈夫,一位负责任的好父亲。”

师傅听罢,会心地笑了,“我女儿还很开心哦,现在不光早晚都能见着我,还能天天送她上学!以前都是她妈妈一个人接送。”

我虽看不到他的神色,却莫名感受到他那瞬间的温柔神气。我很能想象孩子天真的笑脸与这一家其乐融融的画面。

罗曼·罗兰有一句话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依然热爱生活。”

疫情之下,有多少人经历着同样的挫折,遭受着类似甚至更严重的损失,此时一个人的心态又是何其重要。怨天尤人显然于事无补,成熟而睿智的人总会在短暂的失落后笑着面对生活的磨难,蛰伏着等待黎明的到来。立于不败之地的胜利者固然值得我们肃然起敬,可那些在失意时仍乐观豁达、有勇气与担当的普通人,一样值得我心生敬意。

在他的妻子儿女心中,他也一定是个高大伟岸的人。

一路闲聊着,半个多小时的车程,不觉已到家楼下。

我跟师傅道别:“师傅,我相信您一定能重整旗鼓,东山再起,风雨后总是会有彩虹的,加油!”

那师傅转过头来,拉下了口罩,昏暗的车灯下,我看到一张真诚的荡漾着笑意的脸,“谢谢你,借你吉言,大家都会越来越好。”

嗯,大家都会越来越好。

隐入豆角藤的母亲

■ 陈红华

这次回到老家,新屋的门依然关着。

环顾四周,院子里,几株辣椒枝头零落,在秋风里倔强着。竹篱笆旁的一棵枣树,青黄的叶间有几粒枣儿可寻。院墙边的苋菜,高高低低的,倒有些长势。一切都静默着,只有茶山和竹林间,听得见“咯咯咯”的几声鸡叫。我猜想:父亲和母亲,不是在菜地里,就是去菜地的路上。

“妈,你在哪里?”我打电话。

“我在上后岩田里,摘紫豆角,栗子林边上。”

村道干净又宽敞,一路秋色连波。“院士稻”青中泛黄了,齐刷刷的一整片,一幅丰收在望的景象。溪边、土墩上散着一些栗子树,它们是桐庐后岩的村树,过了八月半,栗子该打捡的都打捡了。今年天热,栗壳小,也有挂在树梢上的。早年,后岩板栗名气大,熟得早,果大且甜脆,油光发亮,出口东南亚。老婆一边开车,一边瞟几眼栗子树,新鲜嫩甜的栗子,在她眼里都是宝。

下车,看见有个小伙子在树下歇息。

“水清啊。”我看了看沟渠里的水,朝他笑笑。其实我并不认识他,大概是村里的某个女婿吧。

“这里的水干净的,凉快,歇下。”河床窄小,溪水清澈。

过石桥,往田埂里走,又碰到挑着老南瓜的大叔,打了招呼,多年不见,并不觉得陌生。我迅速用手机拍了大叔簸箕里的三个老南瓜,品相真不错。家乡田里种出的菜蔬,总是让人觉得特别亲切。而且,这一小会儿,就见着了俩人,也算是见识了我们这个全国文明村不一样的地方——它仍然那么有烟火气。

眼前是一片毛豆地,绿油油的。枝叶间,一串串鼓胀的毛豆长势正旺。今年大旱,连辣椒也不好种,如此光景,少不了父母的辛苦。

阳光的热度超出了我的想象,我急切地想寻着我的母亲。

我看见了她,72岁的母亲,她藏在豆角藤里,一垄一垄的豆角藤几乎遮住了她的整张脸。她系着围裙,大概是里面塞得满了,重重地往下挂。她停下了摘的动作,迎着我笑,被我用手机记录了瞬间。

“一把能卖3块钱。”母亲说着,“旁边毛豆好吃,摘点回去,嫩。”

她自己又往豆角藤里钻去了。

这边,父亲开始剪毛豆秆。一根毛豆秆上,有好多个枝节,都长出了小串,而且串串有肉。老婆放下拎着的大塑料袋,里面是刚刚摘的辣椒,青的,黄的,青黄的都有。她帮着劈掉毛豆秆上的叶子,我也上前帮忙。剪个七八根,可以剥好几碗毛豆肉了。

我捧着折了叶子的毛豆秆,放到后备厢,又折回去喊我母亲,隐入豆角藤里的母亲,她还在“捡漏”。

“好了好了,不弄了,回家。”母亲说道。

我把母亲的围裙解下来,抱在胸前。母亲跟着我,走出了豆角藤区。

回程是从坝上走的,前面正好是几棵栗子树。这可让老婆高兴坏了,停车,径直走过去,不用攀爬,手就可以撩到。

老婆扳了好几枝,又迫不及待地剥开栗壳,剥开栗子白色细软的膜,顾自吃起来,还不停地朝我笑。

之后的几天里,老婆总惦记着回老家扳栗子吃,而我心里一直不平静,总是回想起那个镜头——母亲微微笑着迎向我,干豆藤遮住了她的光芒。透过伸出来的豆角藤,里面藏着我的母亲。

在我的眼里,这一帧珍贵的影像,成了我与母亲之间,无法言说的默契和快活。

写点生活



陈骥

你写,我来发



看好文,写好文,来这里